

✓ 1103



第三輯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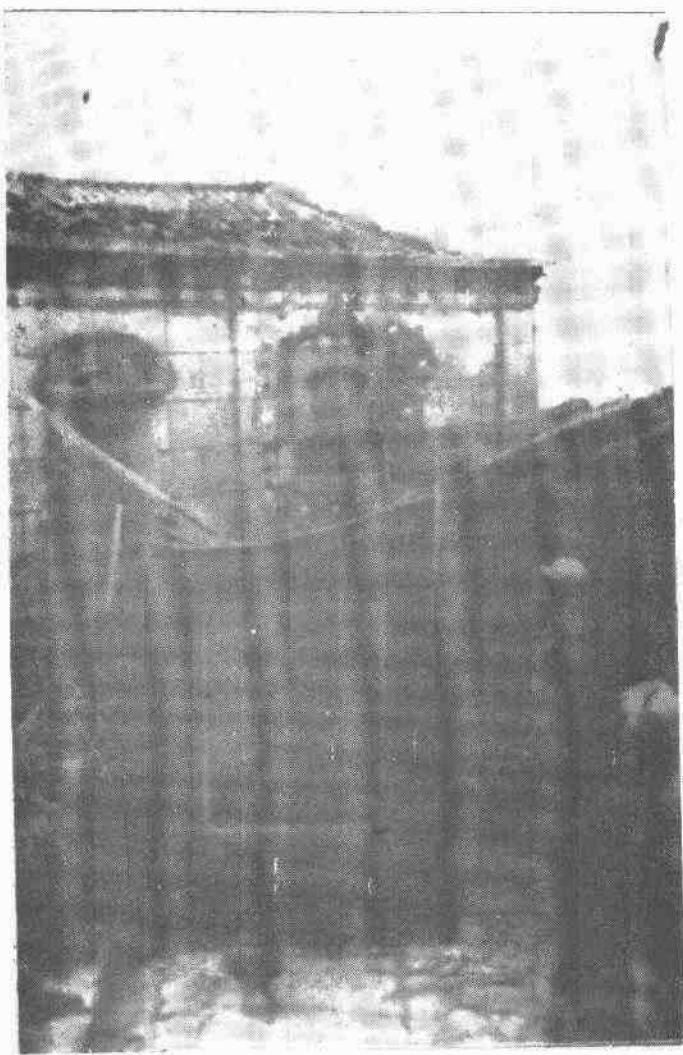
洞头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洞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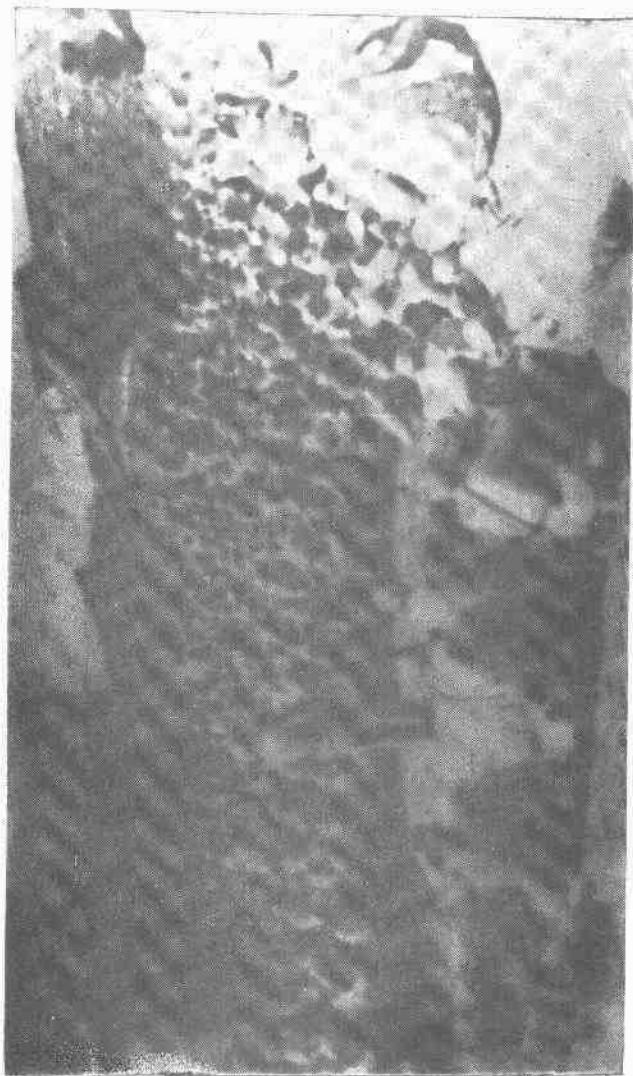
一九九三年一月

1952年1月，洞头庆祝全境解放的游行队伍通过洞头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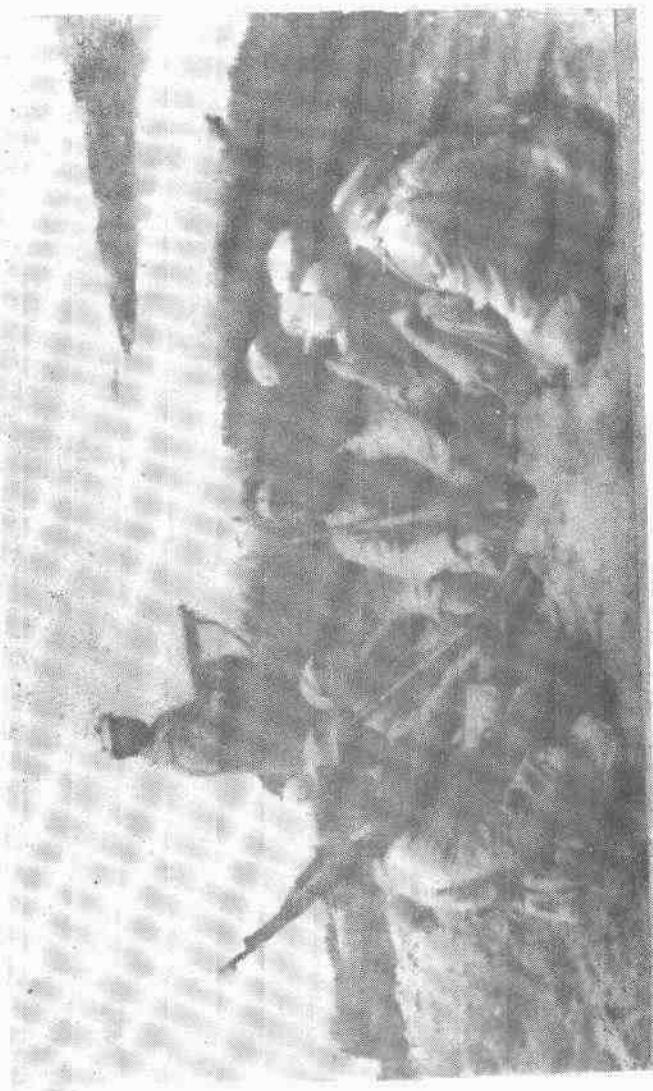


游行队伍中北番小学的腰鼓队。





1952年1月，温州军分区海防大队一营全体官兵举行庆祝洞头全境解放大会。



1952年1月，温州军分区海防大队一营一连某班战士在解放胜利岙后组织讨论评功。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洞头县第二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 邱国鹰

副主任 杨志林

委员 潘一新 林纲 朱仁阳

目 录

珍贵的照片，永久的纪念	叶仲常	(1)
进剿洞头，活捉蔡功	叶仲常	(3)
鹿西岛上鱼水情	吕人俊	(8)
怀念陈雄同志	厉冲芳	(12)
我的祖父陈继虞	陈 正	(19)
洞头一代画家—侯中谷先生	陈春龙	(21)
怀念叶铁力同志	孙少华	(24)
附：叶铁力信函两件		
一支红烛为众明	葛凤兰	(32)
忆王杰夫同志	魏 峨 方 元	(33)
杰夫同志二三事	赵之凝	(35)
附：杰夫诗选		
解放前一度繁荣的洞头对台贸易	陈 正	(50)
东沙人赴台经商二三事	王孝严	(52)
我记忆中的洞头工商业	洪作殿	(54)
解放前洞头商业的一些情况	郭秀兴	(61)
抗战期间东屏镇抗日救亡京剧团	洪 馀	(64)
我在三盈区民众教育馆	黄伯凯	(66)

- 洞头的民间传统灯艺空明灯和水灯 陈 曙 (68)
《龙头龙尾》上北京 陈月漪 (71)
洞头县电影事业发展简史 张道越 杨志林 (72)
来山恒成场 黄伯凯 叶 芸 (79)
炮台山读书的回忆 邱嘉顺 (82)
集资办学二三事 叶 芸 黄伯凯 (84)

- 洞头的妈祖庙 戴成崇 林来兴 (87)
太阴宫与永福寺 陈余元 (90)
基督教在洞头的发展概况 蔡信芳 (92)
移民洞头的宗谱记载 许曹钦 张昌城 王进枪 杨志林 (100)
徙居洞头之叶姓 叶 芸 (117)

珍贵的照片 永久的纪念

叶仲常

1952年1月15日，洞头全境解放。那时，洞头群众沉浸在欢庆解放的喜悦气氛中，时时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处处可以看到群众组织的慰问部队的动人场面。

我所在的海防大队一中队，驻守在洞头码头。我在中队担任文教负责人，战时和战友们一道打仗，平时组织战士学文化，还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那一天，我正与几个当地的男女青年商量，准备搞一次军民联欢，忽然来了两位苏联军事专家。中队首长招待他们吃了午饭，送他们到北岙街。接着，省军区政治部派了一位叫伍岳的同志，住在我们中队。

伍岳同志住下没几天，对战士们几次攻打洞头英勇作战的事迹甚为感动，用随带的照相机，给中队的战士、也给我拍了不少照片。他对我说，你这个当文教的，要学会照相，以后会用着的。还把相机的部件名称、拍照的基本要领教给了我。照相这玩艺是新鲜东西，我很喜欢，就跟着伍岳同志学上了。

我经常陪伍岳同志到洞头各处走走，见到有值得拍的场面，就拿出照相机照下来。有时他拍，我在一边学；有时他指导，我拍。凡是有战士们战斗流血过的地方，凡是有洞头

人民欢庆解放、拥军爱军的场合，都拍上几张。其中，最值得振奋的，是拍下了洞头人民群众欢庆解放的游行场面。

洞头全境解放不到一个星期，洞头各界群众就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一来庆祝洞头全境解放，二来声援抗美援朝。游行队伍从北岙街出发，经岭背向洞头码头，到达我海防大队一中队驻地，再折向东，从另一条大道回转。

游行队伍的前面，是东屏镇上街搬运工会，他们高举着毛主席画像，举着党旗、国旗、军旗，接着是各色彩旗；彩旗后边是北岙小学组织的几十人的秧歌队、腰鼓队，以后是干部、教师、渔民、男女民兵，整个游行队伍长达半里许。一路上，“庆祝洞头胜利解放！”“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队伍到达洞头码头时，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唱歌声如排山倒海，震撼着整个海空。

我们中队列队夹道欢迎游行队伍。我拉着伍岳同志说：“快，快拍，把群众欢庆解放的游行场面拍几张下来，留作纪念！”伍岳同志马上拿出照相机，硬要我先拍。我说，我的技术未到家，浪费了底片，失掉了难得的机会，可惜。于是，他拍下了第一张，又让我拍第二张、第三张……

照片由伍岳同志洗印好，我索取了每种各一张收藏。不久，伍岳同志返回省军区，以后随着岁月的迁移，我们没再联系上，但与他一起拍下来的珍贵照片，却留下了。这一批相片，我一直视为珍宝，妥为保存。“文革”时，我特意嘱咐孩子，挑个妥当的地方收藏，千万不要有丝毫损失。如

今，这些经过40年风雨的照片，依然保存完好，十分清晰。每当看到这些照片，我便想起在洞头的战斗经历，想到英雄的洞头人民，心情十分激动。

今天，我把这些照片送给洞头人民，了却这40年的心愿！

进剿洞头 活捉蔡功

叶仲常

1951年11月下旬，我海防大队一中队，奉命与三〇九团等兄弟部队一起，对盘踞于洞头的蒋军进行一次速决战，我们一中队的任务，是包打洞头码头的“倭军”头于蔡功的指挥部。该部设在洞头码头上方的一座最高处的石砌三间三层楼里。

当时我任该中队文教组长。我们的队部屯在龙湾炮台下的村子里。

出发的那天下午，中队指导员郑传山、连长葛长河带领全中队100多人去龙湾炮台，参加大队召开的进攻洞头誓师大会。领导将事先了解到的有关洞头敌军的驻防、火力情况及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详细分析和说明之后，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请战书、决心书纷纷飞向主席台。

中队准备留几个后勤人员看守队部，但后勤人员一个也不愿留下，文书、文教、炊事员、理发员都要求投入战斗。

那时我们的武器不但质量差，而且数量也不足，100多人的中队，只有从日寇缴来的三八式大盖步枪80来支，其余的人只能带几只手榴弹。

那天晚饭毕，我们全中队即到龙湾码头，待夜幕降临，分乘3只机帆船向洞头进发。船驶出瓯江口，驶向霓屿海面，离洞头码头约1000来米，周围还是死一般寂静，只见远处有一点微弱的桅灯光。

我们的船只管往前开着、开着。突然，敌人发觉了，向我们的船开了一枪。我们并不急于反击，只是开足马力，全速往洞头码头开去。敌人以猛烈炮火向我们密集阻击，我方红色的信号弹在洞头码头西边之海空高高升起。刹时，“哒哒哒、崩崩崩”，我军船上的步兵炮、战防炮、迫击炮、机枪、步枪一齐向洞头码头最高处发射，切断敌人的退路。第一梯队迅速跳下船，冲上了滩头阵地。战士们登上码道后，立即分两路从南北插进，包围了敌人的指挥部。敌人进退无路，连枪也不敢打了，慌忙躲进屋子甲。他们在码头一座最高的石砌三层楼的窗口里，拼命往下扔手榴弹。我中队第一突击队的排长陈光同志不幸中弹身负重伤，接着后续部队的几个战士也负了伤，有一个战士当场阵亡。我们活捉了一个俘虏，得知码头上的敌人头领即“倭军”头子蔡功，并且已从最高的屋子逃躲到下一座七间石砌大房子里。郑指导员一面命我与理发员、卫生员抓紧用担架将陈光等同志抬上山顶制高点进行抢救包扎，一面与连长葛长河分头带领战士将“七间屋”团团包围住。

夜，伸手不见五指。远处兄弟部队继续与敌人战斗着，枪声时断时续。洞头码头的房子里不时地传出百姓的呼救

声。我与理发员、卫生员摸着黄泥小路，将伤员一个个送上山头安顿好，由卫生员、理发员看守。我便跟指导员、连长一起到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屋子东首，向着敌人的窗口喊话：“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但无济于事。战士们等得不耐烦了，有几个冲进了敌人的楼房里（楼上与后路相平，一步即可跨进楼房里），恰巧碰上了敌人。双方就象摔跤一样，扭打了一阵子，均无胜负。这时又听到楼下一个老太婆在叫天喊地，要求解放军救救她。葛连长令一个战士用枪托把窗子捅个精光，老太婆拼命地逃出了窗外。她告诉我们，还有几十个敌人藏在这房子里，有的躲在床底下，有的躲在酒缸里。葛连长发火了：“他妈的，还不出来投降，让我进去干掉他！”葛连长冲到楼下大门口，被敌人的一挺轻机枪绊住了。敌人扫了一梭子，子弹从葛连长的脚下飞过去，还好，没受伤。葛连长俯下身，抢了机枪往回走。

这时上级传来命令：十二点钟前一定要解决战斗，全歼洞头码头之敌；否则披山敌人来救援，我们就被动了。郑指导员、葛连长马上召集各排干部商议，大家一致提议：用炸药炸！一个新战士听说要用炸药包，赶紧将三、四斤重的炸药包拿了来，说：“让我去炸吧！”“好！去炸死他们！”连长说。新战士将三、四斤重的炸药包放到大门口，火线一拉，“轰”的一声，只炸出了一个水桶口那么大的洞。葛连长生气了，“奶奶熊，让我来炸！”说着抱起10斤重的炸药包，送到敌人占据的大门底，压上一块石头，火线一拉，“轰”一声，象地震一般，只见火光冲天，烟雾弥漫了整个天空，瓦片、石块、楼板、瓦椽都被送上了半天，顿时七间三层大房子成了一片废土。

东方刚发白，各排战士以及周围群众都围了上来，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战士们赶忙从瓦砾堆、楼板下、墙脚下、酒缸里、马桶边、屋前的石阶下，掏的掏，挖的挖，一连搜出了30多个敌人，除石坎下的一个日本人已经死了之外，其余的都还活着。其中有一个俘虏身材并不十分高大，却胖胖的，穿一套便装，脸被炸得象灶王爷似的，一拐一拐地被战士从地板下拉了出来，他就是死不改悔的“倭军”头目——蔡功。战士们又抓获两名穿着美制军装的年青俘虏，要我讯问。经查问，他们摸出了名片，是日本人，一个叫黑田仁一，一个叫须木千秋，都是美军情报局东京办事处派往台湾，然后再转到洞头的。他们没想到在这儿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战斗结束后，我迅速跑到山顶番薯地，想把胜利的消息告诉负伤的战友，告诉一排长陈光同志。当我赶到山顶时，陈光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陈光同志是广东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之家。18岁那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拉去当兵，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后又被迫到山东吴化文伪军部队，与我解放军作过战。他是一个神机枪手，1947年在山东战场被我连长葛长河拉到自己的队伍里来，经过教育，很快提高了觉悟，当上了解放战士。在淮海战役中，他一连攻克国民党军15个暗堡，荣立了战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渡江战役中，他又荣立二等战功，并被提升为副班长。

为了保卫黄大岙，准备解放洞头，他奉命调到一〇三师三〇九团一营一连（即海防大队一中队前身）任机枪班班长，其时部队驻在黄岙的岙底村。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燃起战火，上级号召我们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陈光同志第一个写下血书，第一个报名要求去抗美援朝前线。我们连只有4个名额，必须是班长以上的神机枪手，陈光同志正是好对象。但为了照顾几名东北籍朝鲜族班长，他没被挑上，被提为排长。他哭闹着对连长说：“我愿当班长，到朝鲜打美国佬，我没资格当排长！”为此几天吃不下饭。

在保卫黄大岱的日子里，他带领部队站岗、放哨，到潭头、观音礁巡逻。有一次，盘踞在三盘的残敌，乘汽艇从潭头方向向我军开枪开炮，陈光同志带领全排迅速到达黄大岱最高处，监视敌人。他说：“朝鲜战场我没捞到打，敌人敢送到黄大岱让我打个痛快，更好！”

在这次消灭蔡功部队的战斗中，他作为第一梯队，第一个登上码头。冲到敌指挥所楼下小路上时，被三楼窗口敌人扔下的手榴弹致重伤。但他仍忍着伤痛，咬着牙高喊：“同志们，只管往前冲，冲啊！”我和理发员、卫生员把他抬到山顶番薯地。我用手一摸，陈光同志的棉衣、棉裤上都是被弹片炸碎的破洞，鲜血沾满全身。我和卫生员解下美国造的急救包、撕下棉衣棉裤，从头到脚把伤口包扎好。他只是喊：“叶文教，别管我了，快去救其他伤员，快去消灭敌人！”我们用门板把其他伤员一个一个抬来，与陈光同志在一起。他边呻吟，边问：叶文教，敌人消灭了没有？指挥部拿下了没有？快去，消灭敌人要紧！”

陈光同志牺牲时，双眼圆瞪，朝着天看。我用双手轻轻抚摸他的眼睛，让其合上，说：“陈排长，我们胜利了！安息吧，洞头人民会永远记着你的。我们送你一起回温州！”

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们将负伤的战友送上“光明号”轮船，前往温州医治。我中队即返回龙湾驻地。

鹿西岛上鱼水情

吕人俊

温州解放后的第二天，我参了军，编在浙南游击队三支队，随军解放温岭、黄岩。过了端午节后返回温州。时至深秋，我随部队乘坐帆船，选择朦胧夜色，先后探察了仍被国民党军队盘踞的灵昆、大门、鹿西等岛屿，为后来解放洞头打基础。同年初冬，我被推荐报考部队医校学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炮兵部队任卫生员。

为了保卫浙南的胜利成果，扩大海疆防范战线，确保温州的稳定，1952年春，我们炮兵连奉命从玉环坎门进驻已经解放了的鹿西岛。

四面环水的鹿西岛，是浙南沿海岸的战略要地。她东临当时敌军盘踞的大、小鸡冠山、披山、大陈，西南面隔水相望的是刚解放了的洞头岛；她与坎门形成一把钳子，卡住敌人妄图进犯的咽喉之地。当时岛上驻守着我军三〇九团的一个加强营，我们山炮连由该营代管，驻扎在岛正中段，记的是山坪岙一带。在相当一段日子里，因无帐篷和营房，连队分散借住在当地乡亲的茅草房里。

在驻岛的两度春秋里，我们除了军事操练，主要任务是